

新汉译世界名著宝库

第一辑 新汉译英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 匹克威克外传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英】查尔斯·狄更斯



# 匹克威克外传



王进力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匹克威克外传 / (英)狄更斯 (Dickens, C.) 著;王  
进力译, -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1.4

(新汉译英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 梁羽龙, 张海军主编)

ISBN 7-80648-585-6

I. 匹… II. ①狄…②王… III. 长篇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917 号

.....

新汉译英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

出版: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印刷: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数: 1-3000 册

印张: 302.75 字数: 871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8-585-6/1·180

文库定价: 1980.00 元

# 第一章

在本章，编者将很荣幸地将下面这些文字展示给读者，这些记载作为一种佐证，把匹克威克先生研究那些委托给他的厚厚资料时的小心翼翼、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他深邃的洞察力完全展现出来，而同时，在阅读匹克威克社记录时，这些文字也像一缕光线，驱散了疑雾，照亮了黑夜，使伟大的匹克威克的不朽事业的前期历史幸免于被埋没。

“一八二七年五月十二日。主席，匹社常任副社长约瑟夫·史密斯格斯老爷。同意通过下面的决议。

“对于匹社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老爷的对罕普斯德池的水源的猜想，以及对铁特尔拜学说的一些建议性的文章，大家很满意，也很赞成；我们特别向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大家都知道，匹社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先生在霍恩赛、海盖特、布列克斯顿和坎伯威尔等地的持续的探索，为科学作出了贡献；因此他们一致认为，如果让他旅行的脚步扩展，同时扩展他的考察范围，让他的学说传播到更多的地方，那必定会对知识的拓深和科学的传播有裨益。

“根据上述判断，慎重地研究了上面提到的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先生和另外三个马上出现的人物——三个匹克威克社社员所写的一个文件之后，本社决定成立‘统一匹克威克派’的另一个新的部门，称为‘匹克威克社通讯部’。

“以上的文件被认可。

“就这样，成立了‘匹克威克社通讯部’，匹社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先生，匹社社员特雷西·特普曼先生，匹社社员奥古斯多斯·史拿格拉斯先生，匹社社员纳森尼尔·温科尔先生四位被任命为

邮员。他们被要求把所有他们的旅行和探查，对人和当地习俗的考察，连同所有他们的有趣经历，当地风景还有一切地方社团的事情和文稿，一点一滴地记录下来，随时通知驻伦敦的匹克威克社。

“在会上被公认的规定是‘通讯部’人员的路费等花销自付，这样，同意该部的社员自己调整旅行的时间，以便考察。

“另外，应该告知该通讯部人士，会议把他们关于自行付信件邮费和包裹运费的建议提上日程，会议后来对此表示同意，因为这体现了伟人的开阔心胸。”

我们还从会议秘书那儿得到了颇受益的记录——在宣读上述决定时，那个旁人看了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光头，和他那专心致志盯着秘书的脸的圆眼镜，在了解匹克威克的灵活头脑和他的闪烁在眼镜后的发光的眼睛的人们看来，这幅画面无疑是令人捧腹的：这位以窥探了不起的罕普斯德池的水源，以及写下了轰动科学界的铁特尔拜学说的人物，像旁观者一样冷漠地坐着，好像真如罕普斯德的一池冰冷的深水。当他的信徒们一起呼喊“匹克威克”，被刺激得兴奋起来的这位著名人士一步步地爬上他的座椅，做起了关于他自创的团体的演说时，这幅图画好像更有趣了。看吧，这生动的画面给一个艺术家多么有趣而活泼的创作灵感啊！匹克威克滔滔不绝地说着，左手斯文地插在上衣的燕尾里，而右手，却在为帮助他的演讲而四处挥舞；他那因官运亨通而日益明显的紧身裤和皮绑腿，如果穿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大家一定不会注意的，但此时在我们的主人公身上，却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人们围在他周围，拥挤着，自愿地要帮他承担旅行的艰辛，为的却是要分享他的光荣。那位他右边的感情丰富的特普曼，特雷西·特普曼，头脑里包涵了一个男孩儿的最可笑又最可理解的弱点——那种对爱情的冲动，还有那有些年头的经验和智慧。他的身躯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食物的填充而膨胀了；他真丝的黑坎肩儿越撑越大；那上面附的金表链也一点一点地脱离了他的视野；特普曼的白领带上被覆盖了宽阔的下巴，但他对女性的崇拜——他灵魂的支柱，却从来不曾改变。在匹

克威克左边的是有诗人气质的史拿格拉斯，旁边是运动型的温科尔。史拿格拉斯紧缩于他狗皮的斗篷里，很有诗意。温科尔那一身猎装——绿上装，格子丝巾和紧身棕色短裤看上去很精神。

会议记录上有匹克威克先生在会议上发表的演讲和那天的一场辩论。这些都与那些有名团体的开会情景相似，由于这些相似之处是十分有意思的，我们把这些记录列在这里。

“（秘书说）匹克威克先生说，在大家内心最可贵的是荣誉。对于他的朋友史拿格拉斯来说，诗名是最重要的；而特普曼这位朋友，把对异性的征服看得十分珍贵；那田地、空气、水中的游戏的胜利在温科尔眼里是最好的胜利；而他——匹克威克本人呢，他确实受人的本性的欲望和情感的影响，当然还有人的缺点的影响（虽然他自己竭力否认），然而他想说的是，他心中那为人类造福的想法必然会有效扑灭他潜在的自傲的火焰。他感到有些骄傲——他人的赞扬是他的节奏，博爱则是他上的保险——他不否认这些：他觉得自己了不起——在他的铁特尔拜学说公布之时，就让他对手们说去吧；在‘闻名了’的欢呼声中，这东西谁知道会不会闻名。他不如接受这些匹克威克派的‘闻名了’的说法，他——作者的对于其作品传遍世界的自豪，比起现在——他一辈子最自豪之时刻，相差甚远。（喝彩声来了。）他只是一个一般的人而已。（绝不是。）他还是清醒地觉得他被推上了一个极其光荣又带点危险的位置。想想那麻烦的旅行，和那极不清醒的马车夫们吧！马车翻车是常有的事，翻船，汽锅爆炸，马乱跑。（喝彩声，还加一声‘不是’。）难道不同意吗？假如那位说‘不是’的尊贵的匹克威克派说得‘不是’的道理，倒要他说一说。是谁呢？谁说的‘不是’？（热情的欢呼。）难道是什么反叛之辈，什么无聊透顶的人？这些人因为对匹克威克先生的成果所得到的赞扬心存嫉恨，加之因为自己的卑劣面目引起不少的斥责而难过，自然而然地，会想出诽谤的念头。”

“下面由布罗顿先生（阿尔德盖特地方的）发表讲话。他是不是尊敬的匹克威克先生所指的？（混乱的叫喊‘是’‘不是’‘安静’”

‘先生’。)

“他说的是那个尊贵的绅士。而匹克威克先生是不会因为吵闹而轻易罢休的。

“布罗顿先生是在用斥责这位敬爱的先生的罪恶行径和非礼的作为的方法，来证实这位敬爱的先生的骗子本相。(巨大的混乱及大叫‘秩序’和‘主席’。)

“现在是史拿格拉斯发言，(大叫‘听呀’。)他大声质问道，这种本社两位社员间的拆台争吵难道要延续下去吗？(仍是‘听呀’‘听呀’。)

“可敬的匹克威克派定会对所用的种种字眼表示遗憾，主席坚信不移。

“布罗顿先生却坚持认为这不能使之遗憾，虽然他对主席十分尊敬。

“在义不容辞的责任感的驱使下，主席问他是不是按平常的习惯意思使用那个字眼的。

“不是按平日的习惯意思，而是按匹克威克派对其的解释来说的，布罗顿先生脱口而出。(一片‘听呀’声。)现在他只从匹克威克派角度——他是个骗子，当然就个人而言，他是极其推崇这位可亲的绅士的。(又是‘哎呀’声。)

“对于布罗顿先生的证明和辩解，匹克威克先生感到非常得意。他立刻向他寻求谅解，声明他自己只想得到个匹克威克派的理解而已。(喝彩声。)”

这就是全部记录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争执发展到了这个令人信服的阶段，完全可以终止了。读者马上可以看到下一章，其内容完全可信，因为虽不像这章一样是从正式的记录摘引的，却是从权威的书信等记录中摘记的，读者最好把它们看成是连贯的文章的形式。

## 第二章

这个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的清晨，是一个像往常一样的清晨，守时的太阳像忠实的奴仆一样照耀着大地。塞缪尔·匹克威克先生起了床，伸手打开窗户，眺望屋外。他的下面是高斯维尔街，右边是，左边是，所能看到的地方都是高斯维尔街；就连对面，对面也是高斯维尔街。匹克威克思索着：“哲学家们窄小的眼界就体现于此吧，当他们考察近距离的真理时，往往忽视了视线外的部分。像我吧，就是这种人，不想深层次探寻高斯维尔街周围的乡村，而安于把目光只放在这条街上。”美美地想了一番后，匹克威克开始整装，把衣服随便一套，再放进皮箱几件。打扮，喝咖啡，外加刮脸，只用了几分钟，因为有成就的人从不过多在意自己的外表。一个钟头后，匹克威克先生就来到了圣玛丁广场的马车停车场，他提着皮箱，上衣口袋装着望远镜，还有一个他准备随时记录任何东西的笔记本。

“马车在哪儿？”匹克威克先生问。

“早上好，先生。看，在那儿，就是那辆！”

一个像穿着麻袋（麻袋布上衣和围裙）的人对着他喊，他的脖子上戴着个铜号牌，像是打折卖的物品，这个人负责饮马。第一辆马车绕过酒馆，过来了，匹克威克先生钻了进去。

匹克威克先生道：“金十字。”

“又是一先令的生意，汤米。”车夫很不悦地说给饮马人。

“喂，朋友，这马多大？”匹克威克先生一边用要付的一先令蹭着鼻子一边问。

“有四十二了！”车夫斜睨了他一眼。

“多大？”匹克威克先生不禁大叫了一声。车夫又重新说了一遍，但是紧紧地绷着脸，动都不动。匹克威克先生不再紧盯着他的



脸看，而是掏出他随身带的笔记本，记下了那人的话。

“这马要在外面干多长时间活才被拉回去休息？”为了寻求广泛材料，匹克威克先生继续发问。

“大约两个或三个礼拜。”那人说。

“礼拜！”笔记本又拿了出来，匹克威克先生吃惊地记录。

“它太老了，所以我很少把它带回家去。如果回家的话，就带它回潘顿威尔。”马车夫面无表情地说。

“它太老了吗？”匹克威克先生满腹疑惑地念叨着。

“别看它现在这样精神，那是因为把它套上车的时候，每次都紧紧地夹住它，拉得牢牢的。而每次它从车杠里卸出来的时候，总是站不住，”车夫仍在说，“况且这里有两只这么大的车轮，当它动时，轮子就滚，它只能往前跑，没有其它办法。”

匹克威克先生想好了，要把这作为一个优秀的佐证，证明马在不幸境遇下的顽强生命力，就把每一个字都写入了笔记本。他刚刚写完这些，马车就到了金十字。看到早已翘首等待他们尊敬的领袖的来临的特普曼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温科尔先生，匹克威克先生钻出了马车与他们拥抱致意，而车夫早已跳出了马车。

“给，你的车钱。”匹克威克先生说，递给车夫那枚先令。

然而令这位渊博学士感到惊奇的是，那奇怪的马车夫竟然把那钱扔在马路上，并宣称要和他的顾客匹克威克先生等人打一场，扬言钱归赢的一方。

“疯了，你！”史拿格拉斯道。

“醉了，一定是。”温科尔先生道。

“不，两者都有。”特普曼先生道。

“过来，过来吧——四个一起来吧。”那马车夫挥舞着拳头，颇像个墙上的钟。

“这下有好戏了！山姆，打呀！”半街的马车夫簇拥着挤过来，大喊着。

“山姆，这是怎么回事？”一个身着黑底暗花呢衣的先生说。

“怎么回事！他抢我的号头！”马车夫怒道。

“没有，我没抢你的号头！”匹克威克先生惊讶地说。

“那你写什么呢？”车夫问。

“我什么也没写呀！”匹克威克先生生气地说。

“谁信呀！大家信吗？我明明看到他不但记了我号头，还把话一句一句地记下来呢！他一定是个告密的，坐在人家的车上记录。”马车夫朝着看热闹的一群人控诉道。（匹克威克先生眼中闪过些许光芒——原来是因为那笔记本呀！）

“到底他记了没有？”另一位问。

“当然记了，后来他还特地在我气得要揍他的时候，叫来这三个人作见证人。可我非要给他一顿拳头不可，就算要坐半年的牢。上呀！”第一个车夫边说，边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毫不怜惜地把帽子狠摔在地上，先是打碎了匹克威克先生可怜的眼镜，接着一记重拳砸在匹克威克先生的鼻子上，再一拳冲着匹克威克先生的胸口抡去，这第三拳撞到史拿格拉斯先生的眼皮上，接着的第四拳像变魔术似地冲到特普曼先生的腰际，然后他蹦到马路上，又马上跳回人行道，这下可把温科尔先生那点仅存的勇气打得无影无踪了；真难想象这竟是在几秒钟内发生的。

“我要找警察。”史拿格拉斯先生喊道。

“我提议，用凉水冲冲这些人。”一个卖烧饼的人说。

“你们要进监狱的。”匹克威克先生气喘吁吁地说。

“这些告密的。”大家喊。

“上吧。”那马车夫一边卷袖子一边说。

到这时为止，旁观者还是消极的呐喊者，但当他们得知匹克威克派的人都是些告密的后，他们都开始研究把那卖烧饼的人的提议付诸实施是否可行。讨论非常热烈，如果不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调解人使这场闹剧出人意料地宣告结束的话，说不定他们会做出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呢。

“怎么回事？”一个身穿绿色衣服的瘦高个年轻人出现了，从停

车场中走来。

“他们是告密的。”旁观者喊着。

“不，我们不是。”匹克威克先生咆哮着，用他那任何人听来都很有说服力的声音咆哮着。

“那么你们是不是？”那青年人一边用胳膊大胆地推开拥挤的人，一边正色注视着匹克威克先生说。

这几个匹克威克派赶快告诉他事情的来龙去脉。

“跟我过来，拿走这车钱，九百二十四号，走你的吧！”那年轻人一边使劲拉着匹克威克先生，一边自顾地讲下去，“我敬爱的老爷，听我说，我认识你的——走这条路，老爷，这只是场误会，我想你是不会介意的——你的朋友呢？即使秩序最好的家庭，意外也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倒运吧，拉起他，别丧气，劝劝他，想开点儿，这才够劲——该死的痞子。”这位年轻人说着些彼此脱节的话，领他们到旅店候车室，匹克威克先生以及他的朋友不敢懈怠，紧随其后。

“服务生，给他们每人一杯麝水白兰地，”这年轻人叫喊道，还使劲儿地打着铃，“要烫的，甜的，稠的，满杯的，服务生，给这位老爷拿生牛排治眼睛，——没有比用生牛排治皮肉伤更好的啦！咦，路边冷冷的路灯杆倒是不赖——不方便——眼贴着杆子，在大马路上——站半个钟点，太奇怪了——呀——对啦——嘿！哎呀！”他就这样不停地说，接着没喘口气，就把整整半品脱冒着热气的麝水白兰地喝进肚，脸不改色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匹克威克先生的三个朋友不停地向年轻人致以谢意，倒是匹克威克先生打量了一下他的外表和衣着。

他十分瘦削，腿很长，使本不太高的他显得高了很多。他那我们最先熟识的绿上衣，虽然是那燕尾服的时代的很不错的衣服，可他那双油腻的、没有颜色的袖子，只到他前肘的一半，一看便知是适合比他矮小得多的人穿的。那上衣的扣子被他扣得紧紧的，从下一直扣到下巴，衣服把他裹得紧紧的，让看的人担心它随时都会被

撑破。他的脖子上缠着一条古老的宽领带，却看不到衬衫领子；从他紧绷绷的黑裤子上的几乎可以反光的补丁，可以看出这条裤子可是有年头儿了；他那脏兮兮的白袜子虽然在极力地被裤管掩盖着——裤管被扎在到处是补丁的鞋里——但还是清晰可见。他的裸露的手腕可以从手套筒子和上衣袖子里看见；他蓬乱无章的头发毫无秩序地从他的高统旧毡帽下伸出来。

匹克威克先生幸运地又得到了他的眼镜，并从镜片后看到了我们刚认识的这个人。他凝视着他，在同伴们说完了最动听的感激词后，他也亲自上前用最美丽的辞藻赞美他刚才对他们的营救。

“别说了——够了，够了——不用客气，”陌生人不在乎地打断了匹克威克的话，“那车夫打得好——很不错；我要砸他的头——如果你那绿衣服的朋友是我——可恶——一眨眼的工夫，对了，那个卖烧饼的，还真是诚实。”

这时，进来一个人，是洛彻斯特驿车的车夫，说是“海军司令号”就要开走了，这可打断了年轻人的有条不紊的讲话。

“嘿，这是我的车——海军司令号，”听了车夫的话，陌生人说，“订过座了，是要换个五块头的——让你们会钞啦，是假的——坏银子，没用是不是？”说罢，狡黠地笑了笑。

巧的是，匹克威克先生及其三个朋友原定的第一站也是洛彻斯特，他们便告诉年轻人他们可以同去，而且他们同意为了坐到一起，而坐到了马车背后的座位上。

“来吧。”年轻人说着，拉匹克威克先生到马车顶部，显然，这样粗鲁的动作有失匹克威克先生的绅士风度。

“您有行李吗，老爷？”车夫问道。

“我嘛，只有这个包儿，就是这个棕色纸包儿。我还有个大箱子——大得像幢楼——钉着钉子，太重了——走的水路。”年轻人答道，还使劲把棕纸包儿塞进衣袋，就像那纸包儿里只有一条手绢似的。

“注意，注意，小心头上的门。真是可怕——可怕的工作，可

怕的地方。在那个年代都是这样，停车场入口处的拱门开得低低的，”年轻人的话多极了，“知道吗？有一次——母亲、五个小孩儿——捧着火腿汉堡包——走到拱门——忘了——喀嚓一声，小孩儿定睛一看——不得了，他们妈的脑袋掉啦——一个家庭就这样少了个脑袋——汉堡包还拿着哪！太可怕，太可怕了。在看什么？白厦吗——小窗小门，很好的地方——不过哪儿都有人掉脑袋，喂，先生，——他真该多注意注意，对吗，先生？”

“我只是在思考，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变化多端。”匹克威克先生道。

“对！是这样——先从辉煌的宫门进去，从打开的窗户出来！您是哲学家？”

“只是人性的观察者，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嘿，人们在无事可为无物可得的时候，都是这副模样吧？一定是的，因为我也是。是诗人吗，先生？”

“噢，这位史拿格拉斯先生，倒是有明显的诗人气质。”匹克威克先生说。

“难道我不是吗？那一万行的史诗——七月革命——白天还是马斯（马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夜里就是阿波罗（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诗歌，音乐等之神）。哎，——野战炮砰砰，七弦琴铮铮。”

“难道你真地参加过这样悲壮的场面吗，先生？”史拿格拉斯问。

“真的！当然了，手里拿着枪扫射，心里也像有个点燃的意象——赶紧把这个意象记录下来——再回去扫射——嘭，嘭——又碰出个意象——再跑回客店记下来——接着回去开火。这才是高贵的时刻。是猎手吗，先生？”他出人意料地转头问温科尔先生。

“没那么好，先生。”温科尔答道。

“好东西，好东西。可是猎犬呢？”

“还没来得及养，先生。”绅士说。

“哎哟，该有条猎犬——就像我从前那条，可真是好动物，机灵——细毛狗——能耐大着呢——那天带它去打猎——忽然，我那狗一动不动了——叫它——庞托——还是不动：石头一样——长在那儿一样——喊‘庞托’它还是不动。狗眼睛死命盯着一块木牌——我一看，不得了的狗呀——牌上说‘敬告猎人，凡进入本场的狗，恕一律打死’——去死吧——这狗多聪明，多了不起。”

“这种事真是少见，我该记下来，您允许吗？”匹克威克先生问。

“记吧，先生，没关系——我还记得上百件这样的有趣故事哪。嘿，看，多美丽的小姐呀！”（看得出，这是由于特雷西·特普曼给大街上的姑娘抛以千变万化的非匹克威克派的眼风，而对他说的。）

“真是美丽！”特普曼先生赞叹。

“但西班牙女人那美妙的高雅的面孔——黑瀑布似的秀发——黑瞳仁——漂亮的身材——甜美——可爱的东西，而英格兰女郎却没有。”

“先生，你去过西班牙吗？”特普曼先生问。

“当然，几百年——在那儿。”

“有很多风流事吧，先生？”特普曼先生问。

“可不是吗？风流事多得很。克里斯蒂娜小姐——绝色美人——伯拉若·菲兹格老爷——大公爵——爱嫉妒的爹——心灵纯洁的女儿——疯狂地恋着我——英俊的英国绅士——克里斯蒂娜小姐伤心极了——吞了氢氰酸——但我有洗胃器可以救她——急救开刀——老伯拉若兴奋得流泪了——同意言和——让我们结婚，纯情的故事呀——罗曼蒂克——感动地流泪。”

“她现在在英国吗，先生？”年轻人的语言十分动人，给特普曼以强烈的震动。

“没啦，死啦，”年轻人说着，用一块已脱了丝的白麻丝手绢——一块破布揉揉眼睛，“最终没恢复——伤了体质——不久就死了。”

“那伯拉若大公爵呢？”有诗人气质的史拿格拉斯问。

“由于痛苦、悲伤和后悔，”年轻人说，“失踪了，所有的人都  
在议论——就算找了全城也没用——方场上的喷水池忽然堵了——  
一个多月过去啦还堵着不喷——找了修理工去修——把水放光——  
发现了公爵——喷水管里塞着他的头——从他脚里找到一份遗书  
——把他拉出来，喷泉又喷了起来——跟平常没区别。”

史拿格拉斯看上去很感动，问：“让我把这段伤心欲绝的恋情  
记录下来吧，先生？”

“只要你高兴，随便记吧。我这里还有几十个呢，我的历史很  
不平凡，生活相当奇妙——噢，不，不只是奇妙，简直是罕见。”

这年轻人只是在驿车停下来换马匹的时候，才吞一杯啤酒歇歇  
口，其余时间就这么一口气不停地说着，直到他们来到洛彻斯特桥  
的时候，他的罕见的经历已填满了匹克威克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  
的笔记本了。

奥古斯多斯·史拿格拉斯先生在远远地望见洛彻斯特的有名的  
古城堡时，用他独有的诗人般的热情说：“灿烂的废墟啊！”

“这古堡对于一个博古学家来说，是多么珍贵的资料呀！”从望  
远镜里看到远方后，匹克威克先生说。

“嘿！，堂皇的城堡——摇摇欲坠的房顶——老头的脸一样的城  
顶——吱吱呀呀的楼层——幽暗的墙角——泛着肥料味儿——大教  
堂被踏烂的台阶和萨克逊样的门——那些教士样的奇怪香客，忏悔  
室低矮黑暗。那些教士们，教皇们，国王们和长着一张大红脸儿和  
惨不忍睹的大鼻子的形形色色的家伙们，他们的优良皮质的上级  
——毛瑟枪——沙可法古<sup>①</sup>——那美丽的民族传说——古老的故事  
——是个好地方，不错。”直到马车开到大街上，停在牡牛饭馆门

---

<sup>①</sup>（注：沙可法古，一种石棺，欧洲传说，尸体进入一种古希腊人用一种特殊石头制成的棺材，几个星期就会被吃掉，这种石头就是沙可法古（食肉石）。称沙可法古为一种带雕刻的石棺。）

口，年轻人一直这样絮絮叨叨地说。

“您在这儿吃点什么呢？”纳森尼尔·温科尔先生问。

“你们在这儿倒是很好——优雅的房间——舒适的床——我不在这儿歇的。太昂贵——贵——你要花半克朗拉铃叫一下侍者——也就比赖依特饭店稍好一点儿。可你要花更多的钱——如果你不在咖啡间吃而是在你的朋友家聚餐——嗯，很是不错。”

先是温科尔先生低声对匹克威克先生说了些什么，接着匹克威克先生对史拿格拉斯叽咕了些话，史拿格拉斯先生又对着特普曼先生的耳朵悄悄说，之后四个人对视了一下，交换了意见。酝酿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开始对年轻人谈话了。

“为了对您早上的慷慨和帮的大忙表示感谢，我们决定请您赏光吃顿饭，您能同意吗？”他说。

“非常乐意——什么时候呢？我是不会点菜的——可是烧鸡和蘑菇可是好东西呀！”

“让我们考虑一下，现在不到三点，五点怎么样？”匹克威克先生看了看表，说。

“好极了，正像我想的一样，再见吧——五点整——就这样吧。”年轻人边说着，边把头上的高统帽稍稍移过头顶，又歪歪斜斜地套在头上，口袋里塞着的棕色纸包一半露在外面，像要掉下来似的，他快步走出院门，走到马路上。

“看他那么仔细地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一定是个环游世界的旅行家。”匹克威克先生赞叹道。

“我倒想拜读一下他的诗。”史拿格拉斯说。

“我多想看看那狗呀！”温科尔先生说。

特普曼先生又想到了克里斯蒂娜小姐，氢氰酸和大公爵，他一句话也没说，但两只眼睛里饱含着热泪。

在四个人出门游览这座古城和附近地区前，他们要了一个单用的卧房，看了房间，吃了饭后步行观光。

匹克威克先生对他所游览的史特劳德，洛彻斯特，查特姆和布



隆顿这四个城镇进行了记录，我们仔细阅读他的笔记本，发现他的记录与其他人的并没有什么质上的差别，使我们很容易就摘录出他的概括的描写。

匹克威克先生说：“那些战士，白垩，小虾<sup>①</sup>，犹太人，官员和修船工人似乎是这几个城镇的主要部分。喧闹的马路上主要出卖诸如船只用具，甜苹果，面包干，比目鱼和牡蛎等商品。那些当兵的酗酒作乐大概是使街面上显得有生气而有活力的主要原因。对于一个心地老实的人来说，看到那些勇敢的男人，由于过多的能量和酒气两者作用的结果，在马路上游逛，无疑会心情愉快的。”匹克威克先生又说：“而且，那些心地纯真的孩子们的最大乐趣就是缠着他们，和他们开玩笑，看着这一切，我们感到非常之欣慰。他们永远也不会感到扫兴。然而就在我到的前一天，他们中间的一位在这儿的一个酒店里受到了粗鲁的无礼的对待。就因为酒店里的侍女坚决地拒绝给他加酒，他开玩笑似地拔出了尖刀，扎破了那个侍女的肩膀。可是第二天早上这位先生又到酒馆里去了，还是第一个到的，这足以表明他是根本不在乎的，实际上他已经忘记了那件不愉快的事！”

匹克威克先生接着说：“从那笼罩在街上的味道，看得出这些城镇的烟丝的耗用量一定很大；这对于那些酷爱抽烟的人，毫无疑问，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也许一个浅薄的观察者会说，这些城镇是多么的污秽，虽然它们确实表现出这些特点，但是对那些视这些为城市繁荣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令人高兴的。”

整五点，年轻人来了，晚餐也很快地来了。他没有换下他的绿猎装，棕色纸包却不见了。而且——如果还有余地的话——他变得更健谈了。

“这是什么鱼？”当侍者揭开一道菜时他问道。

---

<sup>①</sup>（小虾，此处作侏儒义。）